列傳二十二
御說 阮种 華譚 袁甫
列傳二十三
愍懷太子通
列傳二十四
陸機 孫拯 陸雲 從父兄喜
列傳二十五
夏侯湛 弟淯 淯子承 潘岳 從子尼
張載 弟協 元

晉書五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諦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璞偉儁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廢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爲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

音義御音隙

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群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圉流離征夫苦役益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俛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適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偽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同歸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于小器功止于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鄉茲臣以爲莫大于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交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謟誣謟則臧否失實眞僞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則賢推賢不伐相下無饜主聽用

察此處有脫文以文義尋之當作施行之道宜

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
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
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
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
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絶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
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
世官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
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
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
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
不適深其薄過非怨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
施行之道固縱不澄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

責其縱不責其澄斯得之矣

之宗其急之也故固澄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
悠者各自取辦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
汗穢狼籍自項長吏特多此界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
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可咎者漏網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
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
使爲政恒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其若欲善之宜
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
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
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繁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
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
用也策曰自項夷狄內侵災害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

此臣聞蠻夷猾夏則皐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怨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怨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易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各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於此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憶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閉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與柩至家負土成墳未畢召爲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爲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怨詵詵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慙服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爲州別駕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岱卿八世孫也弱冠有殊操爲

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即种也察孝廉爲公府掾是時
西虜內侵災眚屢見百姓飢饉詔三王（一作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
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
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祚彌于千載朕
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
厥猷于大夫韞藴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發
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
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
廢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遽群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
代故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矯
世更俗以從人望令率土選義下知所適播酧美之化杜邪枉之
路斯誠群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宜禮樂
不立對曰政刑之宜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
防邊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性也禮以體德樂以詠
功樂本於和而禮師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
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處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
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
而令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
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嗜利妄加討戮夫以徼羈而御
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醜蕩駭緣間而
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
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
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人貧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
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

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其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
填餓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伺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
下之耗已過太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
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羌馮奉世征南羌
皆兵不血刃摧抑彊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
之明效也又問咎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
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
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愼一日也故
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災消眚也又問經化
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
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
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
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
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
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
失其性雖刀之未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辭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
農者之殖嘏野早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
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奏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斯凡厥庶事昌
後昌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不業咸熙燕翼貽厥孫謀者莫先於選
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僚不
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
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也器用利則
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

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
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度量以呈甘能審經制以效其
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已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
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唯明主
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群英延俊乂考工授職
呈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神與鄉
說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
緣假託帝乃更延群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
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眚
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
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
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
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
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
也种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illegible]覽降神黎蒸將濟元同之三代
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愚以頑魯之質應清
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爲
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治則彝倫攸序五福來
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爲災此則天人之
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其軌人以務致之於
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爲
災亦猶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師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
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illegible]作不敘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
在於休役靜人勸農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役煩網密而

信道未孚也彼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孚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善廢由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及擢爲第一轉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已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爲駁議事皆施用遂爲楷則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于河內與种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种爲政簡惠百姓稱之卒于郡

華譚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諝吳黃門郎譚弱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撫養勤勞備至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辨爲鄰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總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爲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何仲舒不仕(一作紱)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辨此理而後別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統之主或是中才或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頹風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黨言雖非彼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廟廊之器居官者日蕩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爲誣策雖奇彼以爲妄誣則毀已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服何論功名之立哉故士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

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曰
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非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
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譙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
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
之氐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
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
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嶮穴垂
光隱濬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皐陶見舉
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惟幄清風翔乎
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干戈西征荒蠻革化誠闡四門之秋興
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聲而響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
賢（一作軫）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疾於嚴譽杜佞諂之門
廢鄭聲之樂混清六合寔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漢有不
朝之處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莊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
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
也又策曰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貳之心而吳人赵
雖屢作妖寇益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
欲綏靜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一作跱）蜀棲岷
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
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爲蜀
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
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闇闟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
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爲人臣
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

外雖匈奴未羈羌氐驕黠將修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鋒刃爲佃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盪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一作代猶狁爲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誡無爲罷武庫之常職鑠鋒刃爲佃器自可倒戢干戈卷以櫜獸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使於散樂休風未爲不泰也又策曰大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綱以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爲而又至於律令應有所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變俗其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敷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雖同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群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有而政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堂府簡良才以入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儁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南顯殷湯革王

案五府初開以下問荅二辭世說言語篇以為洛中人問荅洪其語略同法引華令思事出世說為宋盤但太平廣記候辭門引劉氏小說亦以為荅洪與世說文一字不異疑莫能辨也

之命祖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商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劍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之感賢儁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上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群公辟命採英奇於仄陋拔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荊藍之下故汉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宰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修仁義而失國仲尼遵魯而退齊殷干偃息而成名訓否泰有時君人之所能興齊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鄄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爲作答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爲廬江延已爲淮陵太守又與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爲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爲郟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別軍擊冰都督孟徐獲其驍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

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果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遣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爲紀瞻所薦而爲顧榮所止還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戩進之帝親自覽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于寔沈珧於朝乃上牋求退曰譚聞霸主遠聽以求才爲務儒屬量身以審已爲分故疎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廬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閒於舉善任寔未實復乏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餐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建武初授祕書監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祕書監自負宿名恒快快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空]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勰逸則譚女壻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始用事恒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觖望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及贖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久之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謚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爲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沒茂嗣爵始

案此蓋即隋書經籍志所謂華譚新論也舊元帝金樓子云楊雄有太元經楊泉亦有太元經但譚有新論華譚亦有新論是也

案下淮南衰甫云云本接此傳末連綴字爲句始

淮南袁甫字公曾亦好學遊譙嶠爵名此史家附傳文法宜如是也今本北凡附傳者皆提行別起而中間以名字題目蓋明人刻書之陋習以此為醒目耳此本雖中隔一行題袁甫字而傳末始字尚存可疑見官本則不知其故而刪之蓋誤

袁甫

淮南袁甫字公曾亦好學與譙齊名以詞辨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不可以爲帽穀中之美莫過稻不可以爲韝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辦益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憯欿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彊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曾僖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彊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年八十餘卒於家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救群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久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適軸有懷於干祿郤詵等並輒價州里袁然應召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思行已徇義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思(一作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祕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贊曰郤阮洽聞含章體政華生毓德褫巾應命鳥路曾飛龍津派泳素業可久高芬斯盛

悼懷太子

子彭城尚

悼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閤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為師孟珩為友楊準馮蔡為文學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

悼懷太子

子彭城尚

悼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閤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為師孟珩為友楊準馮蔡為文學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

盛選德望以爲師傅以何劭爲太師王戎爲太傅楊濟爲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爲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適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群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廙息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敕黃門閽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愛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

壁修牆正瓦動輒而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菜籃子雞麪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衆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兇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於讒諂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牀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游戲詈事裴權諫曰賈謐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爲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謐

案賈后蓋賈氏之誤謚對后言既不應斥為賈后且下云皇后為歲後則此處不當云賈后明矣

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謚謚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后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為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許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請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刻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悔如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為內主願成當二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適書如此今賜死猛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為副及大將軍梁王肜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宮廢太子為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麤犢車濟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于金墉城考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

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
幽于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是有童謠曰
東宮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鬢又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
魯國鬱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
子之廢也妃賈氏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遣妃書曰鄙雖頑愚心
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
親母自爲太子以來勑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
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
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
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
有短函來趣言東宮須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
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還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

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爲道
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
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嗽棗盡鄙棗不飲酒即便遣舞
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
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
敢辭邇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
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
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
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
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
承福持筆研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
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既

案不若那那是當時語辭如後漢書獨行傳不是韓伯休那句法一例

安北賈后亦賈氏之誤既云奉帝中宮不當復云賈后且賈后亦不宜云與親密也

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疎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讐猶足以爲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尤三月癸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酖恒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太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適不幸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已妾私心重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爲稽顙正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適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鬧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詐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曰吾賈后策故皇太子之靈曰嗚呼維爾少養岐嶷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啟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祇爾德行以從保傅事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橫致爾于非命之禍俾申生孝已復見于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怨用啓朕心

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忉怛悼恨震動於五內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尚獲爾心帝爲太子服長子斬衰群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梁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又爲哀策曰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適幼稟英挺芬馨誕茂毓茂髫齔高明遜秀昔爾聖祖嘉爾淑美顯詔仍崇名振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皇基如何凶戾潛構禍害如茲哀感和氣痛貫四時嗚呼哀哉爾之降廢宜我不明牝亂沈哉費結禍成爾之逝矣誰自其形昔歲申生杜莫訟令爾之負抱冤于東悠悠有識孰不哀慟宜闡于王于秋悟已異世同規古今一理皇孫啓建降祚爾子雖恢前緒庶幾後如電發既營將[寧]爾神華髦電逝戎車雷震若吉祀盖[寧]墓[寧]紹御同悲等痛孰不酸辛庶光來葉永世不泯謚曰愍懷太子

繽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太子三子彪臧尚並與父同幽金墉

彪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追封南陽王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追封南陽王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已已詔曰咎徵數發妖回作變適既逼廢非命而沒今立臧爲皇太孫遷妃王氏以母之柵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即轉爲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枚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枯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爲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謚曰哀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立爲皇太

孫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蒙帝服齊衰暮謚曰沖太孫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詒厥之謀
天下歸心頗有后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
朝武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酤之賤役
虓苑圃之伕遊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
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
遂行一人之擇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宛邊楚建酷甚戾
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贊曰愍懷聰穎諒惟天挺皇祖鍾心庶僚引領震宮肇建儲德不
恢掇蜂搆隙歸胙生災既惟凶忍徒望歸來

晉書五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陸機　弟雲　從父兄喜　孫拯　弟馥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
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
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
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
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辨亡論二篇其上
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頓王室
遂卑於是羣雄鋒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
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魏虜授馘遂掃清
宗祊蒸禋皇祖于祖雲興之將帶州燄起之師跨邑孥闕之羣風

驅熊羆之族霧合雖兵以義動同盟戮力然皆乾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相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拓覽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詠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公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以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逆軌叡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寬惠稽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好謀善斷東南之美於斯爲盛豪彥尋聲而嚮臻珍志士聆光而景從興人幅湊猶士如林於是張公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心出爲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雄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宜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濟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路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檄北征羣寇莫不風驚雲合稽首軍門然有吞江淮之志壹宇宙之旅武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謀夫成羣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路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檄北征羣寇莫不風驚雲合稽首軍門然有吞江淮之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亦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陲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

案傳張公者避晉文諱也傳陸公者士衡自謂其祖也下傳大司馬陸公者自謂其父也然此論有云權略紛紜文武並舉不失衆又云後組擊城之將北武烈桓王大帝故君諱皆不爲避此亦文人輕薄之一端也

宋陳郡袁文述作 袁淑 袁達 引

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擢銳蓬龍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屈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騁天號鼎時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武臣殺牢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望烽而奮庶尹盡規於上黎元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輈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在朝多回肆虐景皇聿興庶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與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毓以謇諤盡規而施續范慎以威重顯于奉鯉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

宋劉前文選作劉公盼楨謚新論偶王弄奏王弼此亦指右有脫

宋權之廟號太祖

樸玄賓郤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發逮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死解之慮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陣衆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被北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掩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翁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弗及卹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試潘濟於係虜推誠信

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制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帳飲以懷歸會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竭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謙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遑平土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以術敦率遺典勤人謹政修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也夫唇竭而齒寒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軸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禦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於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

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踰迹待斃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寧謐陸公沒而潛謀兆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雍本缺二十字）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之後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興而禍構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建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訏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慮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豪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也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

案或曰文選作李曰注引太公經云蓋魏晉人以易與太公姓偶故重引之此作或曰誤

爲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簒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駿大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大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大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序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修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飇以隕而風之力蓋寡而曾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木伺晨徵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荀時啓於天理盡於人分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益得之於時世作勢也歷觀今古徵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諫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無此字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祕服衛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世作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寧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怏怏不悅

公且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宜帝
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
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
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字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
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加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
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
理斷可識矣又兄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
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夫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
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晨以禦不奇之戚懼萬
方（本集作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貿僞心之怨然後威服乎震主而
怨刑乎上下衆心日隳危機將發而世笑古人之未工忘七事之已拙知
曩勳之可矜闇成敗之有會
是以事窮運盡必有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
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
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
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
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
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
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爲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
堙爲窮流一簣之覺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
不謬哉故聊爲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
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
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
制始於黃虞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

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
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
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疎之
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
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
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
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
已得與之同愛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恩篤樂
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
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
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興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
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主
尊賴聖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張四體辯難而心膂
獲又益三代所以垂謀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
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誅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
弊於彊御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
乎七雄昔成湯規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
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不易於世經始獲其多福慮終
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故國憂賴其
釋位主弱憑於讎戮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昨乖後嗣
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
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設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

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覺實由孤立是蓋恩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上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慕楚頓其觀鼎之志竟劉項之能窺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鼎錯痛其亂是以諸侯峙起中葉怠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晻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出萬國新都龔行於柏道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由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狗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與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鼓震於閭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閽暫擾而四海已沸嬖臣朝入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運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抚腕終委寇讐之手忠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若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闕官之吏以貨準財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政郡縣之長爲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懼據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慕也常志修已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等則不然知國爲已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漆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興殆可以一言蔽也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爲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於

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
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
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潁所嬖寵超領萬
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
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豎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
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
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
潁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
證之潁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子決不開天明而
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
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
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潁戲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
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蘭夏亦同
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
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
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
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
識所著文章凡二百餘篇並行於世
孫拯者字顯世吳都(卿)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爲黃門郎孫皓世侍
臣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晉平後爲涿令有稱績機既爲孟
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賈慈宰意二人詣
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儻)

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嘗詣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縗絰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騶乃是山鹿野麋獸徵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台篤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而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而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懌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嘗甚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宅雲上書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蓄國計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衆庶歎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家協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

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迕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時垦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陳曰伏見今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邊衆官材庶工肆業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疎闇之咎雖可日閒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宂泰士卒厮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誰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優信士之無失況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衆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膽曰益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恩和人神莫不從典謨以教思典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資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膽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秘宮披金縢於石室夏思樂音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徵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靚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聚裳襲錦縞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盤下位歲聿屢遷揩紳之士具懷愾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亥編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抬龍和

風起而儀鳳誠嚴穴躍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贍沉淪下位
翹望悼心若得端委大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
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簡夏六變必饗上
帝之祀矣入為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
表為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為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
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為邢州
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
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張昌為亂攝上雲為使持節大
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
屬江統蔡克裴嶷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若有所
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即徙收繫以法加刑莫不
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誠者也
且聞重教以機圖為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
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
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
泰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偏受重任不當背罔極
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
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
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華秀檢校其事
令事驗顯然慕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為晚今此舉措實
為大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
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
失之機敢竭愚戇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遣廻者三日盧
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即前

事也蔡克入至顗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顗惻然有宿雲色孟玖扶顗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毗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參軍孫惠劉沈向秀同時知名好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筆未易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惜如此後東海王越請補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顗二

喜字恭仲父琨吳郡太守顗在吳聚遷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爲自敘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新語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眞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子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一作子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倔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

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温恭修慎不爲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没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答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咨嗟矣大康中下詔曰僞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土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勑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爲散騎常侍尋亦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炳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泂映如朗月之懸光譬意遐創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校馬高踰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纘才瑚璉標節宜其承俊又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翬翻棲火樹飛鱗北逝至於湯池遂使虎賁解骨修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力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患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榮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爰塗雪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撣居故能全性觀機審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

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詡緣虛而見疑生在己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士蔡之犬不誡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李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費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夏侯湛 弟淳 子承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濫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閭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煇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暮龍蟠六年英耀秃落羽儀摧

案三國志威爲淵之子淵即下所稱縣侯也

殘而獨維容藝文瀾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
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
君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
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
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議之士猶將登爲
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廻
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
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
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吝江河之流不以灌舟船之畔惜東
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緩賢也實吾子之拙惑
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嫉飾之太矣
世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論抑四子大夫之忝
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聽夏
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
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
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
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闚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
入公朝蒙祿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
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退退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厲也僕又聞世有道
者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
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
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黠妍嘔喝辯佞隨羣趍之
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

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蔡邕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飆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茹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覓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乾政之所厭聞也若乃華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養主之說消磨灰燼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役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爐增熱若燎原之烟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翳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趨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反耕於枳落歸志于渦瀕從容于農夫優游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各守其邦懸天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自都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治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風長勢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誦詁訓傳書誦墨說凶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其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寘文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誦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

音義枳落博雅落也閑居賦芳枳樹籬蕭音巳鋤反

音義抵抶字林抵側擊也之爾反抶推也昌必反

案蹴音義作蒲結反此蹄字乃蒲之誤

益伊呂周名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帝經緯則越虞夏
萬毘吾之功噬桓文之勳抵秘管仲蹉亳晏嬰遠升鼎湖近超太
平方將係重喬神獨善其身図白沖虛仡蘭養眞雖力扶太山將
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登肯
蹴滿結蹄先結郎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
切切
神人乎喻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弃巨玉不因
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
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
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
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沉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
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近桓公或投已鼎俎或庸身飯牛
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
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
蹵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
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千將之劒陸斷
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入泥駑驥驊騮之乘一日而致千里
而駑蹇不能過畝白鍊之鑑加髮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
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
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干萬乘而僕以上朝堂答世問不
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
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衒哉子不
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
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鷹遊以徼文傅
說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

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
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楊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
於人懷柳惠三黜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後遝補太
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野王令以剽疾邑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
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詩以敘其辭曰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昆
弟逖矣瑰瑋譲總聰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
之格言逖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禋厥德
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
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晉及以建
康又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綏厥勳于
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

案稱府君侯者以莊爲淮南太守也自漢至晉以府君爲郡守之例下云世孚使君係若王國之屬侯嗣傳注引世語臧長子駿爲梓州刺史故曰使君晉人例稱分別如此

案云妃者以盛氏對內侯故妻稱侯也其繼室亦得稱妃故曰蔡姬矣莊氏無出甲午妃矣其時僅登遐猶曰皇后古今上下得通稱也

盛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侯厥哲命欽明文思以熙
柔我家道不隆我先緒鈐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徽言嗚
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
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厄父之大業
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
穆侯之繼室蔡姬登遐臨于穆侯之命厥禮乃
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駒其未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
厥家布衣席藁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至孝其心用假
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敏智奕世載德用慈友
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
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贊其道而仰之彌高鑽
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予躬是懼實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

食夜分而寢盖唯令跡是畏寔
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娙宜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
訓羣子厥乃我亂齒則受厥教子書學未遑惟
孝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
以防于微翳羲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
諸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脩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實母氏是憑
子其爲政最關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子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
教之不泰是訓子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
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
千里承師矩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
可階汝其念哉伸羣弟夭析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
明柔順蘊乃沈毅篤固惟瑁厥清粹平理謨茂哉儁哲寅亮總其

弘簡雅瞻乃鈍鑠惠和惟我蒙昧極否子義訓嗟爾六弟汝其
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
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
摩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
慈母予其敬忌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
曾不知予知之迪改惟沖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
口無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劌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
母之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
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
俞明而昧崇而卑沖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
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
於人不敢墮于勤厥故維新湛曰俞瑁亦昌言瑁曰俞滋敬于已

不滋敬于已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慮形貌以心訪心於慮湛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瞻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欽哉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康哉皆拜曰欽哉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為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別為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淳字孝沖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姪多沒胡寇唯息永渡江

承字文子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府王敦舉兵內向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刻敦罪狀會甘卓懷疑不進王師敗績敦悉誅滅異已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苦請得免尋為散騎常侍

潘岳　從子尼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曰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籍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諸本俱作師周）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壝宮掌舍設柘青壇鬱其嶽立兮翠幕黝以

案師官本作師依周禮改之非也晉人諱師故避作帥文選注可證
音義極音互行也

雲布結崇基之靈阯兮啓四塗之廣阼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一作蔥一作蔚惜服于縹軛兮紺轅綴於毓縣耕儀儲駕於廛左兮侯萬乘之躬後種先戮謂之種上貢龍反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轔轔微風生於輕幰兮纖埃起乎朱輪爽本璋以候時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闔闔洞啓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執秉一作兼作轡后妃獻穜稚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一作政設門閤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紲紱綵綵金根照耀以煒煌兮熊騏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繪於震兌中黃騮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繁會五路一作輅鳴鑾九旗揚旆璫鈒入藻雲罕睢鬲簫管嘲嗻以啾嘈兮鼓鼙磕磕以砰磕鞉鼓疑以軒砉兮洪鐘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幸乎籍田蹕晃頗以灼灼兮碧色肅其千千一作阡阡似夜光之剖荊璞兮若茂松之依倚一作山頗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游一作場坻一作坂躬執耒耜率先農部人躬耕帝籍長幼雜遝以交廛爲之四合兮陽光爲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靡推督而常勤今莫之課而自厲躬先勞而悅使兮咎歲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爲基人一作民以食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業一作人之務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之代耕之秩無儲蓄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不顯夕惕若懍圖

音義穜與祕同當作穜音腫後種也李善注文選作穜即祕字今俗諸本及音義誤耳今依諸本及音義別本當作穜之穜仍誤作種致不可解廣韻三燭穜後種先穜云後種也此何氏所本其所云音義者即指李善文選音義也

音義隱禪名作幔也所以衝熱也蓋偃反

音義種種即穜之訛禮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穜謂之種上貢龍反下力竹反

音義疏疏上大家反下音澍

案考字誤當依文選作考第古讀如攷

置於豐防儉於遵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誦日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酌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宜其時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養平夫養者天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蓋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乎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而二美顯焉不亦遠乎不亦深乎採其芳一作茅大君戾止言籍其農其農三推萬國以祗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簇斯盛我黍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岳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懽懽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當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閤道爲謠曰閤道東有大牛王濟駕裴楷鞅利轡雙輻輪馳騁不暇逐末廢農奸淫之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勑當除之十里一官繼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姚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襄賀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蜀

音義輻公厄反車轄穿也亦厄反

音義輳音奏

音義輳音湊

劫盜皆起於迫絕止平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漸陌接館則寇情震儆且閭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繼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盥櫛晏起星夜既限早閉不及關門或遲晚關迸逐路啼呼厥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隸繼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人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繼稅管開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洒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動於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能屬文岳之爲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爲楚王瑋長史惠殺生之政時駿網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史故得免未幾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錄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壽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諸本俱缺七字）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預焉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幸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僕少

鄉曲之譽泰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卽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評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詵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遷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于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絶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爰乎惟李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遯墳素之長圖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顏

之云原猶內愧於窮遽有道余不仕無道吾不思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身濟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洐伊面郊後市滑梁黝以遊度靈臺傑其高峙闚天文之秘奧觀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回泉華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祇聖敬以明順養吏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同歸礰石雷駭激矢交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而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訓若風行應猶草靡此里仁所以爲美孟母所以三徙也

音義版輿以板為輿見周遷輿服雜事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洛芳杞樹櫚遊鱗濯濯潛菌舊敷披竹木翁蔚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黎梁侯烏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堇薺甘旨蓼蒌芬芳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瀌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大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於是席長筵列孫子柳垂蔭車結軨陸摘紫房水挂赬鯉或寘于林或禊于汜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觴咸一懽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

察小史當作小吏說詳趙王倫傳

陋身之不保而冀擬乎明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初託爲瑣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挫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爲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司徒掾據據弟說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害唯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諸原之岳美姿儀辭淚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

覩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徙子尼
尼字正叔祖勗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史並以學行稱尼少有清
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爲事著安身
論以明所守其辭曰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向乎存正存正
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
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
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
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
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咸黜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
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
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
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擧乎私苟
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自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
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
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
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
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
之懽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
夕異價駕蹇希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
交戰誹謗嗜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
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彊慮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
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
知自私之害公也然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
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

身而不爲私故身正則私全愼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寵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或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祕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骸若無能志若不及

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絶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大下莫不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

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眞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鎭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其辭曰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寓於春秋正富經於崇正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二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興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埽壇爲殿懸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罍於兩楹之間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鍾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劭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眞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闓閎般辟俛仰可以徵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莫皆延頸以視儛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

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內於戲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廁末列親覩盛美灑漬徽猷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切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三元迭運五德代徵黃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畿祚以太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讎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土後帝承哉丕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日躋濬哲閎茂留精儒術敦閱古訓遵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閒閒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採幽窮賾溫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重師卜日告莫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

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宗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體神合機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一宮譁譁庶寮俊乂鱗萃髦士盈朝如彼和鼓莫匪項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壎篪相宣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奏樂神人允諧顯晃耀庭細珮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儻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華華曹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萬邦蟬蛻矧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擿藻絲匪玄黃水圖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濟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嬪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鸞龍是厠身澡芳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祇詠聖志出為宛令在任寬而不縱恤

隱勤政廣公平而遺人事入補尚書郎俄轉著作郎爲乘興箴其
辭曰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
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
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
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
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
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
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
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己而化諸人
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慮莫甚於不知其過
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
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道如
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
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杅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
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
違諷諭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
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
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酌其得失焉春秋傳
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
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
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
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困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
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
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丘垤

之望華岳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時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爰及倫永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義農已降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後丞一日萬機業業競競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徵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筯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日不顯夫德孰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漢有憑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流耽樂逸游荒淫沉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厥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剋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剋卒於絕緒故干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剋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剋卒於絕緒故干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而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疢趑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

蔡不處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儁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及趙王倫簒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皆囚惟禍酷尼遂疾篤取假拜掃墳墓聞齊王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爲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秘書監永興末爲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容而已雖憂慶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攜家屬東出成皐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張載 弟協 協弟亢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崇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幷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策劉敬發謀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可以霸王公孫既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敢告梁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劍閣山焉載又爲權論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易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鄉曲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莽修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

泗上之健吏光武春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
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鞘是以駑蹇望風而退
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
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
之勳居太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齶童甫於越
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
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
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荊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過其人焉
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骹繫霜縶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
於韝下也白獲玄豹藏於靈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孱夫
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蓋聶政與荊卿爭勇非彊秦
之威孰能辨之故戲大庸隸把關屠狗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
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盧之術抱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
言有事之世易爲功無爲之時難爲名也若斯湮滅而不再覩不
足以多說況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爲杜伏莫不飾
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緊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之
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聊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
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儁傑
卓躒俶儻之徒直將伏死欽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
如軒冕衣冠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耍
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載
又爲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
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爲著作郎轉太子中

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乂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遁仕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

協字景陽少有儁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秘書郎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絶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其辭曰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蟠超世高蹈遊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絶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驂飛黃越奔沙轢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旌桂旗青幰軌出蒼垠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縹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公子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慈虛玄溟海渾游一作潘其後嶰谷卿嶺張其前尋竹逕陰封磬鳴籠其山衝飈發而回日飛礫起而漉天於是登絶巘嬗翹長風陳辨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居身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鴻伐於金版公子違世陸沉避地獨寓有生之懽滅資交之義慶愁谷自牢之栖騁薈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鐘鼎轂之軋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惠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既乃瓊巘層陵金岸崔嵬右當風谷左臨雲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踐實之蹊搖則峻挺茗邈嶕嶢晞三春之溢露憩九秋之鳴飈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雕於是構雲梯陟崢嶸翦蓁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荄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器舉

寮此旁偏頭字凡三見想今字作遯說文所無古祇借想想之文選本亦作遯考善注引想與遯同今本作遯乃五臣所改

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採奇律於歸
昌洛中黃之妙宮發夢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飛霜
迎節高風送秋鴈旅懷土之徒流宕自離之傷撫促柱則酸鼻揮
危絃則渤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涼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
悲黃葵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僉爲之摧摽孀老爲之嗚咽王
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嘗能從我
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蘭宮秘宇雕堂綺櫳雲屏
爛肝瓊壁青葱應門八襲璇臺九重表以白常之闕闈以萬雉之
墉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翔觀客青彤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
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飴景而開軒顧素娥之粲粉栖嵯峨陰虬負
檐陽馬承阿銅以瑤璫鏤以金華左方跱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
交綺對棍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鳳翼飛而風生大螻動而成響若
乃目厭常玩體倦惟愒携公子而遨雙遊時娛觀於林麓登學阜臨
丹谷華草錦繁飛禾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意恣
觀仰折神蘂俯採朝蘭潮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
翼戲中沚潛鯤駭驚翰起流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
華鱗於紫濤之裏然後縱櫂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撫雲和川客
唱淮南之曲枻人奏採菱之歌歌曰乘鸞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
拔靈芝樂以忘戚遊以卒時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
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
素節月既授衣天疑地閉風厲霜飛柔條交勁密葉晨稀將因氣
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駕紅
陽之飛燕驟唐公之驄驪竜利隊於外林縱飛翼於中荒爾乃張
脩罝布飛羅凌黃岑挂青繒畫長簟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既乃

內無疏蹊外無漏跡叩鉦散校舉麾賛獲殼金機馳鳴鏑翦剛豪落勁翮連騎競鶩駢武齊轍翁忽揮霍雲迴風烈聲動響飛形移影發舉戈林聳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圓文之豜班題之縱鼓鬣風生怒目電瞰口齒巖霜刃足擬飛鋒鷙林蹶石扣坡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貢肯遲伎蹴封豨攢馮豕拉虓攡挫解貙鉤爪摧踞牙攏瀾漫狠籍傾橑倒鼈隕齒挂山僵踣掩澤數爲毛林隰爲丹薄於是徹圍頓網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肴騶連驍酒羭方軒千鍾電酳萬燧星繁陵阜沾流膏谿谷厭芳烟歡極樂殫遍節而旋此亦畋遊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鏌鋣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漫既乃流綺星連浮采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鋩不疑冰刃露澤形寃豪雋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摩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龍陸斷麋奔剛斷浮翮以爲工絶重甲而裨和云爾而已哉若吾六臺實則斜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靡燭光駭風飛質兼二鄉鑒貫二都武毗名傾泰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服羣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爪牙畏威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天鑪之駿逸態超越亶氣靈川受精皎月摩胸黑點玄繩蹄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素膚不能識其衆尺方塵不能視其若滅爾乃中雲軒踐朝霧起春衢整秋御虬蟉蟉騰麟趫龍翥望山載奔覩林載起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簷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根越地隔遹汗漫之所不遊躡章亥之所未跡

陽烏爲之頓翮奔父爲之投策斯蓋天下之僞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大梁之泰壤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丁揮刀味重九沸和兼芍藥晨鳧露鶴霜鷄黃雀圓案星亂方文華錯封熊之蹯猩脣鼯鼠之腴菜黃之鮑丹穴之鸑鷟玄豹之胎燀以秋橙酤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谿瀕尾丹鬐紫翼青鬐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麥子之毫不能廁其細秋蠶之翼不足擬其薄繁有旣闕炙有嘉旨商山之果漢皇之榛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作芳旨遞承意代奏方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流飛輦萍接圓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鼠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欣作

獻義觀聽之所煽也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顧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闕也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陰於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登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紬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乎雲官之世政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塞坰野曠夷鼎鼐調和鳳凰來儀於蓩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鼐調和及素時人載耜耕父推畔漁竪讓陸樵夫恥冠之飾輿扈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雍巍巍蕩蕩玄髮巷歌黃髮擊壤解羲皇之纆鉗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未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蚊感惠無思不服苑囿九尾之禽固棲三足之鳥鳴鳳在

於林影在黃帝之園有龍游川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烟熅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陽山無草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搢紳濟濟軒冕譁譁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茲狂狷蓋理有叟之而爭竇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痊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栖我郤家之屋田遊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風載闢時聖道醇舉實為秋擒藻為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從後塵世以為工永嘉初復徵為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

元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文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九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并散騎侍郎秘書監荀崧舉元冠領佐著作郎出補烏程令人為散騎常侍復領佐著作述歷贊

一篇見律歷志

錢氏大昕曰今本書律歷志不載此贊

史臣曰孝若挹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詩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鬯詞鋒景煥前史備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賾潘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韜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為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趍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合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鑒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為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擢光王府棣萼相輝洎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贊曰湛稱弄翰綜彩彫煥才高位果往哲攸歎岳實含章
揚趍權冒勢終亦罹殃尼標雅性夙聞詞令載協飛芳棣

濮思抑增映

一齋晁事通志